四庫全書

子部

說郛卷十六下

元　陶宗儀　撰

王文正筆録　王曽

范魯公質早輔周室及太祖受禪不改其任兩朝翊戴嘉謀偉量時稱明相自云執政之地生殺舒慘所繫苟不早夜兢畏悉心精慮敗事覆餗憂患畢至道有枉直時有夷險居其位者今古為難嘗謂同列曰人能鼻吸三斗醇醋即可為宰相矣

宣徽使舊亞樞使位在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事之上咸平中周瑩拜宣徽使有所畏避因自陳願居其下先帝從之遂為常制自瑩始也

真宗皇帝天資仁孝性尤謙慎淳化中冊為皇太子聖朝親王班在宰相之下至是升儲帝亦固讓遂仍舊貫凡東宫故事多所損益至於官僚稱殿下立妃皆乞寢罷太宗並嘉納之故莊穆皇后訖太宗世止為皇太子夫人其兢業遜避如此

王繼忠性謹飭純固有守事眞宗儲邸歷年最久羣萃中為之冠首衆皆憚其嚴整宮中事有所未便常盡規諫上每為之斂容聽納特加禮遇及上嗣位咸平中邊鄙尚聳與今侍中張耆同典禁兵戍守鎮定會戎馬大至晨薄我軍亟命出兵為左右翼以禦之陣之西偏最為兵衝繼忠固請代耆西往及我師敗績繼忠遂為契丹所獲因授以官爵為其婚娶大加委用繼忠亦悉心勤職由是漸被親任乃從容進說曰竊觀契丹與南

朝為仇敵每歲賦車籍馬國内騷然未見其利孰若馳一介尋舊盟結好息民休兵解甲為彼此之計無出此者國母春秋已高國主承襲已歲久共忻納之咸平六年夏四月石普方守莫州素與繼忠同在東宫乃命致書於普請遣使至北境時議和好普具奏其事朝廷弗之信止令普答其書而已是秋繼忠書復至意甚切令普答書且曰俟彼先遣使至即議修好冬契丹舉兵深入貝魏邊烽警急上在澶淵乃遣曹利用馳往許以通聘

利用至魏參知政事王公欽若鎮天雄留而不遣及通德清遠兩軍被圍愈急上令參政王公旦作手書以諭欽若始聽其北去契丹國母見利用大喜曰何來之晚耶即日議定其事遣使丁振偕來朝廷又命李繼昌報聘於是兵罷改元景德車駕還京是舉也雖宸謨善斷亦繼忠能揣敵情而啓導之自是生辰正日信使往還皆賜繼忠手詔器玩服帶甚厚仍通其家信歲以為常至其身沒乃止繼忠為人有誠信北境甚重之封河間

王彼土人士或稱之曰古人盡忠止能忠於一主今河間王南北歡好若此可謂盡忠於兩國主然則繼忠身陷異國不能即死與夫無益而苟活者異矣

舊制文武羣臣由一命而上自外至京必先詣正衙見訖乃得入見辭謝亦如之太祖皇帝御極之初親總庶務常驛召一邊臣入對將授以方畧訝其到闕已數日而未見左右或奏以未過正衙太祖意不平之乃令自今皆先入見辭謝畢方得詣正衙遂為定制

王劒兒名彦昇以善擊劒得事太祖潛躍中隷於帳下顯德末帝為六軍推戴還戡府第召宰相至諭以擁逼之狀范質等未及對彦昇率爾於後按劒叱之質等惶懼降堦定君臣之禮帝以彦昇麁獷倉卒終抑而弗用後稍遷使領為京城北偏廵檢因夜抵舊相王溥私第莫之測及延見置酒與語殆至酣酗意若恐廹乃遺以白金千兩而去帝寖知其事遂黜罷之

景德中契丹初通好首命故給事中孫公僅奉使而往

洎至彼國屬修聘之始迎勞餼饔頒給之禮殊未詳備
北人館待優異務在豐腆無數然事或過差僅必抑而
罷之自餘皆為隨事損益俾豐腆中度而後已迄今信
使往復不改其制故奉使鄰境由僅為始時得禮制
內侍都知閤承翰質直強幹景德初契丹方睦于我聘
使往來凡百供饋賜與程式未定俾承翰專掌其事執
政間有欲以漢衣冠賜彼來使者承翰以為不可曰南
北異宜請各從其土俗而已上以承翰所議為定

太尉王公旦祥符中在中書聖眷特厚甞因便坐奏事上語及一省郎姓名旦曰斯人行履才幹俱有可采令方典郡宜與甄擢公及同列亦皆素知其為人因共相薦之自是屢加歎賞即令記録俾俟歸朝日亟命轉運使徐更別議陞陟既而代還至闕上復先省記之會外計闕官即與同列擬定名氏約以次日奏補及晚歸私第斯人投刺來謁公方議委使辭而不見詰朝入對具道本末請授以轉漕之任上默然不許公退而歎駭惕

息累日乃知昨暮造請雖不之見已密為伺察者所糾而此人訖真宗世不能用公不欲指其名而每戒同列以私謁之嫌當須謹避庶幾免於悔吝

國初方隅未一京師儲廩仰給唯京西京東數路而已河渠轉漕最為急務京東自濰密以西州郡租賦悉輸沿河諸倉以備上供清河起青淄合東阿歷齊鄆涉梁山濼濟州入五丈河達汴都歲漕百餘萬石所謂清河即濟水也而五丈河常苦淤淺每春初農隙調發眾夫

大興力役以是開濬始得舟楫通利無所壅遏太祖皇帝素知其事尤所屬意至歲中興役之際必輿駕親臨督課率以為常先是春夫不給口食古之制也上惻其勞苦特令一夫日給米一升天下諸處役夫亦如之迄今遂為永式

弭德超起自冗列為諸司使雍熙中因奏事稱旨驟加委遇時侍中曹公彬勳望特隆德超陰以計中傷誣其不軌太宗疑之拜德超樞密副使不數月屬趙公普

再秉鈞軸因為辨雪保證事狀明白上乃大悟即時竄逐德超而待彬如初自是數日上頗不懌從容謂普等曰朕以聽斷不明幾悞大事夙夜循省内愧于心普對曰陛下知德超才幹而任用之察曹彬無罪而昭雪之有勞者進有罪者誅物無遁情事至立斷此所以彰陛下之聖明也雖堯舜何以過是哉上於是釋然曰善

太平興國中朝士祖吉歴典方郡奸贓事覺下獄案劾款占未見時郊祀將近太宗怒其貪墨遣中使諭

旨於執政曰祖吉特俾郊赦不宥明日宰相趙普奏曰敗官抵罪合正刑辟然而國家卜郊肆類所以對越天地告于神明而吉本何人亦安足以隳陛下赦令哉上善其對而止

太祖皇帝削平僭偽諸國收其帑藏金帛之積歸於京師貯之別庫號曰封樁庫凡歲終國用羨贏之數皆入焉嘗密諭近臣昔石晉苟利於已割幽燕郡縣以賂契丹使一方之民獨限外境朕甚憫之欲俟斯庫所蓄滿

三五百萬當議遣使諜於彼國土地民庶倘肯歸之於我則此之金帛悉令齎往以為贖直如曰不然朕特散滯財募勇士俾圖攻取以決勝負耳會太祖上僊其事亦寢太宗改為右藏庫今為内藏庫

周朝駙馬都尉張永德輕財好施喜延接方士嘗遇一異人言及時事且曰天下將太平真主已出永德曰其誰乎答曰天意所造安能識諸然而有一事庶幾可驗公或覩紫黑色屬豬人善戰果於殺伐者善待之永德

嘗隂自求訪及太祖皇帝勲位漸隆永德因潜識帝之英表問其歳在亥永德歎駭其事傾身親附相得甚懽凡巳之所玩好資用子女玉帛必先恣帝擇取有餘乃以自奉至國初以舊恩體貌富貴與佐命勲戚同等終太祖世莫能觜焉

太祖皇帝與永德洎當時宿將數人同從周世宗征淮南戰於壽春獲一軍校欲全活之而被創已重且自言素有癱風病請就戮及斬之因令部曲視其病患之狀

既而覩其臟腑及肉色自上至下左則皆青右則無他異中心如線直分之不雜毫髪焉

舊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軍國大事則議之常從容賜茶而退自餘號令除拜刑賞廢置事無巨細並熟狀擬定進入上於禁中親覽批紙尾用御寳可其奏謂之印畫降出奉行而已由唐室歴五代不改其制抑古所謂坐而論道者歟國初范魯公質王宫師溥魏相仁溥在相位上雖傾心眷倚而質等自以前朝相且憚太

祖英睿具劄子面取進止朝退各疏其事所得聖旨臣等同署字以志之如此則盡稟承之方免遺誤之失帝從之自是奏御寖多或至旰昃啜茶之禮尋廢固弗暇於坐論矣于今遂為定式自魯公始也

文武陞朝官遇郊祀展禮諸大朝會並朝服常朝起居並公服令百執事由長趣而上每歲誕節端午初冬各賜時服有差内公服舊制雖冬賜亦止單製至太祖皇帝在位訝其方冬而賜單衣詰諸有司對以遵用已久

獻前之闕典上於是特命改制令公卿大夫之有夾公服自此始也

舊制國忌迭命宰相參知政事一員率文武常參官赴佛寺行香內職不預焉景德中同知樞密院事王公欽若陳公堯叟率內職同赴乃聽自今大忌樞密使內職學士內諸司使軍職下洎列校同為一班先詣西上閤門進名奉慰宰相參知政事文武百官為一班次詣閤門進名奉慰訖退齋赴佛寺行香小忌則否太中祥符九

年秋稼將登郡縣頗云蝗蟲爲災一日真宗皇帝坐便殿閤中御晚饍左右聲言飛蝗且至上起至軒仰視則連雲翳日莫見其際帝默然坐意甚不安命徹匕筯自是遂不豫

太祖皇帝以神武定天下儒學之士初未甚進用及卜郊肆類備法駕乘大輅翰林學士盧多遜攝太僕卿升輅執綏且備顧問上因歎儀物之盛詢政理之要多遜占對詳敏動皆稱旨他日上謂左右曰作宰相須用儒

者盧後果大用蓋兆於此

乾興初先帝遺制皇太后權及軍國重事其聽斷儀式久而未定宰相丁公謂欲每議大政則皇太后坐後殿朝執政朔望則皇帝坐前殿朝羣臣其餘庶務獨令入内押班雷允恭禁中附奏傳命於中書機密院平決之衆皆以為不可時上下隔絶中外惴恐俄而擅移山陵皇堂事覺丁遂罷去始采用東漢故事上在左毋后在右出蔡邕獨斷同殿垂簾坐中書密院而下以次奏事如

儀自是羣情乃安迄明道末自是不改其制

太祖創業在位歷年石守信王審琦等猶分典禁兵如故相國趙普屢以為言上力保庇之普又密啓請授以他任於是不得已召守信等曲宴道舊相樂因諭之曰朕與公等昔常比肩義同骨肉豈有他哉而言事者進說不已今莫若自擇善地各守外藩勿議除替賦租之入足以自奉優游卒歲不亦樂乎朕後宮中有諸女當約婚以示無間庶幾異日無累公等守信等咸頓首稱謝由是

高石王魏之族俱蒙選尚尋各歸鎮幾二十年貴盛赫奕始終如一前稱光武能保全功臣不是過也

咸平景德中丈靖李公沆在相位王公旦任參知政事時西北二方猶梗羽書邊奏益無虛日每延英晝詔王命急宣或至旰昃弗遑暇食王公歎曰安得企見太平吾輩優游暇食矣李答曰國家强敵外患適足為警懼異日天下寧晏人臣率職亦未必高拱無事君奚念哉及北鄙和好西鄙欵附於是朝陵展禮登封行慶寖尋

鉅典無所不講屬公既衰且病疲於贊導始服李之深識

文靖李公沆布衣時先正端煥知舒州屬因事涉江公實侍行俄而風濤暴作幾覆沒有大校王其姓善人倫遽白曰此有眞相孰敢為害何懼之有是日果利涉無虞衆皆神其事及公之貴王校尚存焉

建隆中興師伐蜀王全斌曹彬等為帥沈倫總隨軍轉漕安撫實同謀議將行上密戒諭曰平蜀之日府庫聚

積管籥自主之賞軍用度外諸將求取皆勿與及王師克捷全斌輩皆以賞薄為名詣倫致請倫盡以管籥與之及還或告全斌而下率多隱匿寶貨金帛各行降黜獨倫及彬無所染上深嘉嘆因責倫不遵前戒縱成其過倫對曰全蜀已平金帛固無足惜且勿與則志不滿情不安或至生患是以與之

侍中曹公彬為樞密使向公敏中為副使當是時契丹犯塞繼遷叛命每軍書至上必亟召樞臣計議彬則曰

狂寇當速發兵誅討斬決而已止用强弩若干步騎若干足矣敏中徐曰某所儲廪未備或塗迂遠或出兵非其時當施方畧制之纖悉措置多從敏中所議上或謂將帥難其人彬必懇激而言臣請自効更無他説敏中常私恠之及彬之子瑋亦有將材累歷邊任威名甚著晚自樞貳出殿西鄙臨事整衆酷類其先君復果於戰鬭而未嘗以安民柔遠為意豈將帥之體固當若是邪左右史所以記言動也然而王者之密畫切問弼臣之

僉諧獻納外廷分職莫克與聞則中書有時政記得以詳述焉近制參知政事二員共掌其任復有羣司上殿奏事或親奉德音或特出宸斷可以訓俗示後者終録送中書亦同編纂寫訖奏御宣付史館景德祥符中知樞密院事王公欽若陳公堯叟請自今樞密院所覩嘉言美德更不録送中書願别為時政記從之

駙馬都尉高懐德以節制領睢陽歲久性頗奢靡而洞曉音律故聲伎之妙冠於當時法部中精絶者殆不過之

宋城南抵汴渠五里有東西二橋舟車交會民居繁夥倡優雜戶厥類亦衆然率多鄙俚爲高之伶人所輕誚每宴飲樂作必效其朴野之態以爲戲玩謂之河市樂迄今俳優常有此戲

宰相丁公謂在中書暇日語同僚曰西漢高祖何如主或曰奮布衣取天下觀其創業垂統規摹宏遠實英雄主也丁曰何英雄之有張良導之左則左陳平勸之右則右及項羽既死海内無主天下自歸之葢隨流委順

與物無競一田舍翁耳又嘗言古今所謂忠臣孝子皆不足信乃史筆緣飾欲為後代美談者也此雖僅乎戲抑斯言之玷

尚書左丞陳公恕峭直自公性靡阿順總領計司多歷年所每便坐奏事太宗皇帝或未深察必形詰讓公斂裾踧踖退至殿壁負墻而立若無所容俟上意稍解復進懇執前奏終不改易或至三四上察其忠亮多從其議當時稱忠直者公為之首

汴渠派分洪河自唐迄今皆以為莫大之利然迹其事實抑有深害何哉凡梁宋之地畎澮之利湊流此渠以成其大至隋煬將幸江都遂析黄河之流築左右隄三百餘里舊所湊水悉為横絶散漫無所故宋亳之地遂成沮洳卑濕且昔之安流今乃湍悍覆舟之患十有二三昔之漕運冬夏無限今則春開秋閉歲中漕運止得半載昔之泝沿兩無艱阻今則逆流而上乃重載而行其為難也甚矣沿流而下即虚舟而往其為利也倍矣

矧自天子建都而汴水貫都東下每歲霖澍決溢為慮由斯觀之其利安在然歷世浸遠詎可卒圖異日明哲之士開悟積惑言復曩迹始茲言之不謬

沈倫以明經事太祖潛躍中伐蜀凱旋奏事稱旨遂有意於大用其後命倫為相趙普執奏以為不可上曰如倫者忠孝謹飭雖守散錢亦可普無以對翌日制下

太常博士李戡素有文稱祥符末守壽春驛奏時務深稱上旨宣諭執政曰若斯人尚未進用不為不遺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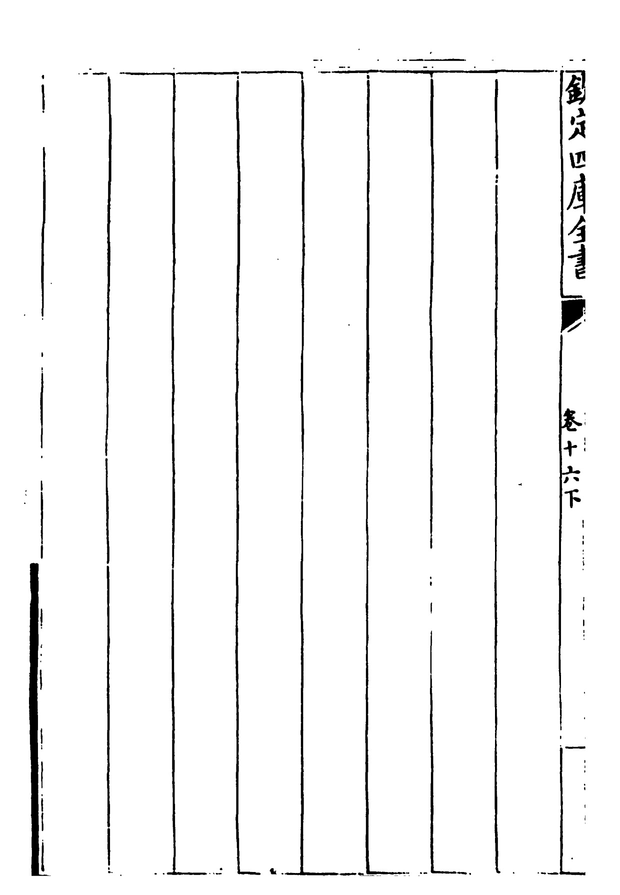
驛召歸闕比至上屢歎以為見晚執政將以言動之職俾近清光及引對之際上虛懷前席以俟其啓沃而戩語不及他首以牙𨱆為𨱆先帝默然翌日諭之執政曰以斯材而賦斯職知人固未易也

太祖嘗遣曹彬下江南許以平定之日授之相印泊凱旋之日恩禮愈厚絕無前命彬等曲宴從容陳叙及之上曰非忘之也顧河東未下耳卿等官位甚重豈可更親此事邪比彬等宴退賜彬錢二十萬其重爵勸功如

此

太宗嘗晚坐崇政殿召學士竇儼對上時燕服儼於屏間見之不進中使促不應上訝其久不出笑曰豎儒以我燕服爾遽命袍帶儼遂趨出祥符中予初為學士一日真宗承明再坐召對承明直崇政之南每崇政殿聽朝罷至此謂之倒坐御膳畢復坐謂之再坐亦方燕服對回至院忽中使傳宣撫諭曰適忘袍帶卿無怪否予惶愧降階將謝中使復稱有旨曰上以是為愧勿俾稱謝及具奏來他日亦不可面叙二

聖優禮近侍不亦至乎故事對舍人以下即燕服學士以下必袍帶而後見



丁晉公談録 闕名

真宗在儲貳時忽一日因乘馬出至朱雀門外方辰時有大星落于馬前迸裂有聲真宗回東宫驚懼時召司天監明天文者詢之云不干皇太子事不煩憂慮自是國家災五年方應至第五年果太宗晏駕

真宗即位晉公言真宗即位有彗星見于東方真宗恐懼内愧涼德何以紹太祖太宗之德業是天禍也不敢詢于掌天文者唯俟命而已忽有先生王得一入見見

聖容似有憂色密詰于中貴中貴述以聖上憂懼彗星之事得一遂奏云此星主契丹兵動十年方應至十年果契丹兵冦澶淵聖駕親征

景德中契丹冦澶淵在河北聖駕在河南陣敵次忽日食盡真宗見之憂懼司天監官奏云按星經云主兩軍和解真宗不之信復檢晉書天文志亦云和解尋時契丹兵果自退而續馳書至求通好時晉公為紫微舍人知鄆州

一日有野鷄入端王宮眞宗召司天監丁文泰令筮

之云郊野位爻動必是郊野中五采生氣物見於皇城內皇闈外皇宮之中以是推之須是野鷄若然則無他必王已上四件皆是眞宗親宣示於晉公人皆不知也

晉公嘗云居帝王左右奏覆公事慎不可觸機繫于宸斷所貴行事歸功恩于主上耳嘗有一臣僚判審刑院因進呈一官員犯贓罪案眞宗方讀案遲回間欲寛貸次未有聖語其判院輒便奏云此是魏振男因茲眞宗便嚇怒云是魏振男便得受贓便得為不法拂下其案

云依法正行遂處死後來有一知院因覩前車覆轍每奏事兢懼取進止忽復有詞科臣僚犯贓罪案進呈眞宗問云如何遂奏云此人悉以當辜聞說涕泣云玷陛下之與科名孤陛下之所任使更無面得見陛下更無面得見朝廷唯俟一死而已眞宗聞之云特與貸罪安置

眞宗朝因宴有一親事官失却金楪子一片左右奏云且與決責上云不可且令尋訪又奏云只與決小杖上

云自有一百日限若百日内尋得只小杖亦不可行也
帝王尚守法如此為臣子誠合如何
真宗朝嘗有兵士作過於法合死特貸命於横門決脊
杖二十改配其軍士聲高叫喚乞劍不伏決杖從人把
捉不得遂奏取進止傳宣云湏決杖二十後别取進止
處斬尋決訖取旨真宗云此只是怕見喫杖後如此
既已決了便送配所更莫與問其寛恤如此今洪基益
固景祚綿昌豈不由祖宗積德之所及乎

太宗即位後來數年應為朱邸牽攏僕馭者皆位至節帥人皆歎訝之洎晉公為福建路轉運使日建州浦城知縣李元侃善算術因訪問之云人生名品皆盡有階級固不可越誠天象行度臨照次第而使然耳太宗即位木在奎居兖州地分奎為天奴僕宮故當時執馭者皆驟居富貴豈偶然乎

晉公嘗見掌武太原公言先太師傾背時朝賢來弔朱紫盈門唯徐左省鉉獨攜一麻袍角帶於客位內更易後方入相弔以

比知士大夫朝服臨哀慰問深不可也先太師即兵部侍郎祐也艾仲孺侍郎言仲孺嘗聞祖母當日歸時衣笥中得黑黲衣妯娌骨肉皆驚駭而詰之云父母將此令候翁家私忌日著此衣出慰之當時士庶之家猶有此禮今之時固未嘗聞也

徐左省鉉職居近列雖盛寒入奉朝請即未嘗披毛衫或詰之曰豈有雙闕之下衣戎服歟每覲待漏院前燈火人物賣肝夾粉粥來往喧雜即皺眉惡之曰眞同寨

下耳一生好服寛袴未嘗窄衣裳謂諸士夫曰軒裳之家雞豕魚鱉果實蔬茹皆可備矣酤沽酒市脯不食爾其敦尚儒素也如此

晉公被謫之初木掩房一日馮侍中拯𧏖背火守房王相公欽若𧏖背火拂著房而過因知公相大臣榮謝豈偶然哉

太祖豁達得天下後時韓王屢以在微時所不足者言之欲潛加害太祖曰不可若塵埃中揔教識天子宰

相則人皆去尋也自後韓王不復敢言

杜鎬尚書鴻博之士也因看孫逖之文集云愼寬之詔沉思良久曰嘗徧閲羣書愼寛無所出也當是塡音鈿寬之詔出毛詩哀郵之義也愼寬傳寫之誤耳

眞宗欲東封泰山問兩地大臣可否大臣曰聖駕行幸豈無甲兵隨駕只恐糧草不備時晉公爲三司使眞宗遂問曰朕東封糧草得備否晉公曰有備眞宗又曰如何是備晉公曰隨駕兵士大約不過十萬人每日請

口食米二升半一日只支得米二千五百石或遇駐蹕處所不過三日只支得米七千五百石何處州縣無七千五百石斛斗往囘之間俱可有備真宗甚喜又問只與二升半米亦須與他些麪食晉公曰今來所經州郡只可借路而過使逐程百姓榮觀國家大禮固不可科率臣欲省司行文字告示沿路所經州軍必恐有公用錢州軍及應文武臣僚州縣官僚僧道百姓有進蒸餬者仰先具州縣官位姓名蒸餬數目申來待憑進呈破

係省錢支與一倍價錢回賜仍大駕往東封日進蒸餬

回日並許進酒肉緣有公使節帥防團刺史有人可以

勾當仰於經過縣鎮草市處排當經過者是州縣官員

僧道百姓可於經過本州縣處進眞宗聞之又甚喜

又問曰或遇泥雨非次支賜鞋轎錢動要五七萬貫如

何有備晉公對曰臣亦已有擘畫伏緣隨駕軍士各是

披帶稍重到處若遇有支賜錢物如何將行臣欲先令

殿前指揮使曹璨問當六軍或遇路中有非次支賜置

隨駕便錢一司仍各與頭子支便於軍士住營處或指定州軍便支與各人骨肉請領一則便於軍士請領二則軍士隨駕骨肉在營得便到支錢物因茲甚安人心尋曹璨問諸六軍皆曰隨駕請得何用兼難以將行若聖恩如此皆感戴官家 眞宗聞之又甚喜於是以此告諸兩地臣僚遂定東封聖駕往回畧無闕誤眞宗於是因晉公奏事次密謂晉公曰今來封禪禮畢大駕往回凡百事須俱摠辦集感卿用心晉公曰臣非才遭

逢陛下過有委任臣實無所能今大禮已畢輙有二事
上告陛下朝廷每有除改外面多謗議云某乙甚人主
張某乙是甚人親戚此後每有除改外面多謗望聖聰
不聽上曰朕深知不聽其如臣僚何晉公又曰只如每
遇南郊大禮外面多竊議中書密院臣僚别有動静今
來禮畢望陛下兩地臣僚並令依舊免動人心真宗
聞之甚喜彌加睠遇首台掌武聞之益多其奏議
忽一日真宗問馮拯如何晉公奏曰馮拯在中書密

院十年却並無是非實亦公心於國家真宗良久不答又奏復不答遂退尋問掌武曰丁某每來朕前保持馮拯不知馮拯屢來破除伊掌武奏曰丁某不獨於上前不言人非於臣處亦未甞言人之非掌武退謂晉公曰今後休於上前保持始平公亦别無他語掌武由是愈器重晉公

真宗忽一日謂晉公曰有人來言卿主張謝濤受六重恩澤是否晉公曰臣亦記得謝濤是六重恩澤然亦非

中書之所敢私試對陛下數之謝濤奉聖旨召試詩賦論三題可取蒙陛下面與直史館一重也謝濤係審官院磨勘合該改轉一官二重也謝濤累典大藩了當並有臣僚保舉合與轉運使三重也謝恩日面賜金紫四重也例奏得一男五重也例有支賜六重也真宗笑曰元來將此以為六重恩澤

士大夫不可爭名競進致有其鈌行玷平生之蹤跡昔張去華當太祖朝乞試有數知已皆館閣名臣保舉

之太祖怒而問曰汝有多少文章得如陶穀曰不如敢與竇儀比試曰不敢汝與張澹比試遂遲遲不對遂令張澹比試試畢考校所試優於張澹然澹是季父自此去華一生不得入館閣葢由是耳

上谷冦公為參政日素與馮拯不協拯以不合上章乞立儲貳太宗怒降授太常博士知杭州尋令轉官與大博彭惟節同制時首台吕相公端除注二人俱授屯田員外郎上谷改其進呈文字將馮拯授虞部馮遂上

章訟中書除授不當呂但於上前拜謝而待罪終不言
寇之僭擅改授上聞之尋索元呂其除注文字視之由
是睠注益厚馮遂移知江州然馮一生常追悔不合訟
疏於寇亦如陳左丞恕之訟大將軍三司使王知贍錢
内翰易之訟馮侍中皆是一時間不獲已而為之不免
一生恥其缺行
賓儀尚書本燕人為性嚴重家法肅整尚書每對客即
二侍郎三起居四參政五補闕皆侍立焉尚書夫人先

亡以房院稍多不敢與勢家為親援遂再娶孔縣令女為夫人夫人性愈嚴右丞夫人傾背即一房列五榻自孔夫人而下五房妯娌皆同寢處尚書尭孔夫人每召參政問事參政則披秉立於門外而應對焉其事嫂之禮如此尚書周世宗時為翰林學士每宿直世宗宫中不敢令奏樂曰恐竇儀聞之至宋太祖登極猶在翰林忽一日宣召入禁闈中顧問事行至屏障間覘太祖衩衣潛身却退中官謂曰官家坐多時請出見儀曰聖

上衩衣必是未知儀來但奏云宣到翰林學士竇儀太祖聞之遂起索衫帶著後方召入見復一日中書臣僚皆罷命韓王普為相見無宰臣署勅太祖悔其倉遽良久曰但去問竇儀是他會儀對曰今晉王正守中書令合且送相印請晉王署勅用印太祖於是甚悦又晉公嘗言竇家二侍郎儼為文宏贍不可企及有集一百卷得常楊之體又撰釋門數事五十件從一至百數皆節其要妙典故又善術數聽聲音而知興廢之末

兆撰大周樂正一百卷周世宗時同兄儀在翰林為學士儀常鄙其詭怪世宗嘗令陶人應二十四氣燒瓦二十四片各題識其節氣遂隔簾敲響令辯之一無差謬嘗指明德門謂楊盧二校書曰此門相次變為大宫闕兵漸銷偃天下太平幾乎似開元天寳間耳然京師人却漸逼迫二校書將來富貴皆見之也盧雖甚貴其如壽不及楊尋世宗禪位太祖改明德門為乾元門宫闕壯麗書軌混同多遜為相貶朱崖而楊徽之為尚書

享年皆如其言乂儀因於堂前雕起花椅子二隻以祗備右丞洎太夫人同坐儼忽見之謂兄曰好工夫奈何其間一隻至甚月日先破儀於是以幕覆於屏風後愛謹不用果至是日有内夫人至儀第其從人不知急於屏風後取此椅子就門外下馬遂為馬踼而碎之此晉公聞於楊徽之尚書說也又儼謂其弟偁參政曰儼兄弟五人皆不為相兼總無壽其間唯四哥稍得然結裹得自家兄弟姊妹了亦住不得後偁果為參政只有姊

王家太夫人即王沔參政之母儀儼之妹也無何亦得疾俯尋以抱病而歎曰二哥嘗言結裹姊妹兄弟亦住不得必不可矣果數日而薨晉公嘗謂竇二侍郎令之師曠也晉公即參政之東坦也

呂丞相端本自奏蔭而至崇顯葢器識遠大有公輔之才自為司戸參軍便置外厨多延食客能知典故凝然不動年五十六七猶為太常丞充開封府判官時秦州楊平木塲坊木筏沿程免税而至京呂之親舊競託選

買呂皆從而買之於是入官者多揀退材植值三司給事中侯陟急於宣貴於太宗之前欲傾其衆人無何呂獨當之認為已買太宗嚇怒俾臺司枷項送商於安置滅耳後猶簽書府中舊事怡然曰但將來但將來著枷判事自古有之洎後發往商州身體魁梧太宗傳宣令不得騎馬只令步去尋相座傳語且請認災公曰不是㷊災是長耳災談諧大笑如式畧不介撓時有善貿者呂公木在土下宫又是方主晚年大達須位極

人臣此何用慮耳尋自商州量移汝州上谷寇準屢奏呂某器識非常人漸老矣陛下早用之太宗曰朕知此人是人家子弟能喫大酒肉餘何所能後近臣皆上言稱呂某宜朝廷大用尋自太常丞知蔡州召入拜戶部員外郎為樞密直學士時王二丈禹偁行誥詞畧曰多直道以事君每援經而奏事後苑賞花宴太宗宣臣僚賦詩呂奏曰臣無出身不敢應詔洎為戶部尚書門下相上谷猶為諫議大夫參政忽一日未後三棒鼓

呂上馬至門道裏立馬候上谷多時探上谷者曰參政方洗面裹呂乃徐謂從人曰餵得馬飽否其徽旨如此後表讓李參政沆大拜呂乞養疾授太子太保在京薨背享年七十三

王二丈禹偁忽一日閤中商較元和長慶中名賢所行詔誥有勝於尚書者衆皆驚而請益之曰只如元稹行牛元翼制云殺人盈城汝當深誡孥戮示衆朕不忍聞且尚書云不用命戮于社又云予則孥戮汝以此方之

書不如矣其閱覽精詳也如此衆皆伏之

凡士大夫之必居大位者先觀其器度寛厚則無不中矣故韓王普在中書忽命吕公蒙正爲参預趙常潛覘其為事而多之曰吾嘗覩吕公每奏事得聖上嘉賞未嘗有喜遇聖上抑挫亦未嘗有懼色仍俱未嘗形於言眞台輔之器也只如太祖初即位命韓王為相顧謂趙曰汝雖為相見舊相班立坐起也須且讓他趙奏曰陛下初創業以為相正欲彈壓四方臣見舊相臣須在上不可更讓

也太祖嘉之洎因奏忤旨上怒就趙手掣奏劄子挼而擲之趙徐徐拾之起以手展開近前復奏上愈怒拂袖起趙猶奏曰此事合如此容臣進入取旨其膽量也如此仍忽因大宴大雨驟至上不悅少頃雨不止形于言色以至叱怒左右趙近前奏曰外面百姓正望雨官家大宴何妨只是損得些少陳設濕得些少樂人衣裳但令樂人雨中做雜劇此時雨難得百姓得雨快活之際正好喫酒娛樂上於是大喜宣樂人就雨中奏樂入

雜劇是日屢勸近臣百官軍員喫酒盡歡而散趙之為相臨時機變能回聖上之心也如此又言趙嘗出鎮河陽襄鄧三郡皆以嚴重肅下政務自集唯聖節日即張樂設筵則豐厚飲餕凡一巡酒則遍勸席中喫盡盡與不盡但勸至三而止其雅素也又如此在相府忽一日奏太祖曰石守信王審琦皆不可令主兵上曰此二人豈肯作罪過趙曰然此二人必不肯為過臣熟觀其非才但慮其不能制伏於下既不能制伏於下其間軍

伍忽有作孽者臨時不自由耳太祖又謂曰此二人受
國家如此擢用豈負得朕趙曰只如陛下豈負得世宗
太祖方悟而從之
太祖明聖慈惠歷代創業之主不可比也初陳橋為三
軍擁迫而回不獲已而徇其衆懇乃先與三軍約曰汝
等入城不得驚動府庫不得殺害人民不得取奪財物
從吾令則吾不違汝之推戴於是三軍皆曰不敢違命
洎即位後遣王全斌等討蜀大兵自劍閣入船自夔峽

而入水陸齊攻曹彬為都監沈義倫為行營判官收復西蜀無何全斌殺降兵三千人是時曹不從命但收其文案不署字王曹沈等回太祖傳宣送中書取勘左右曰方克復西蜀回雖殺降兵亦不可便按劾今後陛下如何用人太祖曰不然令河東江南皆未歸復若不勘劾恐今後委任轉亂殺人但令勘成案宣令後殿見責問曰如何敢亂殺人又曰曹彬但退不干汝事曹不退但叩頭伏罪曰是臣同商議殺戮降兵朝廷問罪臣

首合誅戮太祖見曹如此皆與原之王受金州節度餘
皆次第進擢也忽一日宣曹太尉彬潘太傅美曰命汝
收江南又顧曹曰更不得似西蜀時亂殺人曹徐奏
曰臣若不奏又恐陛下未知曩日西川元不是臣要殺
降卒緣臣商量固執不下臣見收得當日文案臣元不
肯著字太祖令取進呈太祖覽之又謂曰卿既商量
不下為何對朕堅自伏罪曰臣從初與王全斌等同
奉陛下委任若王全斌等獲罪獨臣清雪不為穩便臣

是以一向伏罪太祖曰卿既自欲當辜如此又安用此文字曰臣從初謂陛下必行誅戮臣留此文書令老母進呈陛下乞全母一身太祖尤器遇之又潛謂曰但只要他歸伏慎勿殺人是他無罪只是自家著他不得卿切會取曹曰謹奉詔旨不敢違越晉公曰今國家享無疆之休良由是耳曹之四子瑮瑋闕琮皆享豐禄豈非餘慶乎

五代晉朝時襄陽帥高懷德下親隨私通其愛姬竊錦

襖子與其皂皂轉令人鬻於市高已知之或有人告於高曰大王錦襖子有人將在市中賣高曰錦襖子是人家宣賜得豈只是我家有莫亂執他人其皂都不覺其主已知也後以他事陰去之襄陽後帥安審琦亦有愛妾與外人私接忽因夜初隔幕燭下潛見有人自宅中出去據膝而言曰叵耐審琦是夕遇害莫知其誰子姪輩皆泣告曰大王平生器業如此豈無威靈使其姦人敗露須臾時於是其姦賊自以手擒捉身體撲於靈座

前亦一僕廝耳晉公言居其上者制禦小人切不可失其機乃賈害之速也高之與安誠可為鑒誡矣

太祖朝昭憲皇后因不豫召韓王普至卧榻前問官家萬年千載之後寶位當繼與誰普曰晉王素有德望衆所欽服官家萬年千歲後合是晉王繼統仍上一劄子論之昭憲密緘題著藏之於宫内時韓王為相尋出鎮襄陽洎太祖晏駕太宗嗣位忽有言曰若還普在中書朕亦不得此位盧多遜聞之遂奉旨密加誣譖將

不利於韓王遽召歸授太子太保散官班中日負憂恐遂扣中貴密達太宗云昭憲皇后寢疾時臣曾上一劄子論事時昭憲緘藏在宮中乞賜尋覓果於宮中尋得太宗大喜方與韓王忠赤是時上元登樓觀燈忽有宣旨召趙普赴宴左右皆愕然緣太子太保散官無例赴宴乃奏曰趙普值上辛在太廟宿齋太宗曰速差官替來少頃召至太宗便指於見任宰相沈相公上座乃顧謂趙曰世間姦邪信有之朕欲卿為相來日便入中書盧

相聞之惶駭不已翌日盧遂告趙曰聖上有此宣示如何趙曰某今入相公必不可同處相公欲得保全但請上章乞退必無慮耳沈相尋乞致仕盧乃上章云陛下若不賜主張微臣必遭毒手太宗怒使令罷相趙乃奏云乞除盧兵部尚書罷相太宗不允乃以所上章示于韓王自後以秦王事謫于朱崖所以至今皆言盧遭趙之毒手耳

河東偽相趙文度歸向朝廷便授華州節度使時同州

節度使宋相公移鎮邠州道由華下趙張筵命宋宋以趙自河東來氣畯凌之帶隨使樂官一百人入趙府署庭所使排立于東廂將舉盞趙之樂官立于西廡時東廂先品數聲趙謂曰於此調吹採蓮送盞皆吹不得却令西廡吹之送盞畢東廂之樂由是失次宋亦覺其挫銳洎中筵起移於便廳再坐宋自吹笙送趙一盞趙遂索笛復送一盞聲調清越衆所驚嘆其笛之竅宋之隨使樂工手指按之不滿洎席闋宋回驛趙又於山亭張

夜宴召之不至宋於是宵遯晉公曰庶事不可輕易宋焉知河東僭偽小國之有人矣

真宗忽一日於龍圖閣諸侍讀侍講學士待制直閣環侍以問九經書并疏共多少卷數侍講邢昺尚書而下俱不能對

盧相多遜在朝行時將歷代帝王年歷功臣事迹天下州郡圖誌理體事務沿革典故括成一百二十絕詩以備應對由是太祖太宗每所顧問無不知者以至

踐清途登鈞席皆此力耳
皇城使劉承規在太祖朝為皇門小底時氣性不同
已有心力宮中呼為劉七每令與諸小底數真珠內夫
人潛於看窗覘之未甞偷竊一顆餘皆竊置於衣帶中
洎太宗即位後有一宮人潛踰垣而出捕獲太宗
遲疑問似不欲殺承規輙承意而奏曰此人不可容官
家若放却宮人摠走臣乞監去處置須是活取心肝進
呈太宗甚然之六宮皆拜而泣告承規再三奏不可

留於是就太宗前領去送一尼寺中潜遠嫁之却取旋殺猪心肝一具猶熱以合子貯來進呈六宮皆圍合子而哭之良久畧揭視之便令承規將去仍傳宣賜承規壓驚銀五錠由是宮掖之間肅然畏法

韓王普初罷隴州廵官到京至日者王勛卜肆問命次簾下看魯公騶殿稍盛歎曰似此大官修箇甚福來得到此勛曰員外即日富貴更强似此人何足歎羨往後便為交代亦未可知後果如其言

今之朝廷儒臣多不知典故亦須記之只如左右揆爲百僚師長守此官居中書可矣若在班列不可久居亦由御史大夫一百二十日須大拜耳是故朝廷將有妥立之命即除之只如御史中丞諫議大夫正授即便當給事中三年轉工部侍郎工侍授便當刑部侍郎轉兵部侍郎只如尚書左右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即不可吏兼中省侍郎緣丞郎一般也若守六尚書省郎兼中書或門下侍郎可矣若自吏部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改

轉便正轉充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侍郎便當左右丞若有改轉便自中書侍郎授禮部尚書或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只如中書舍人是閣老更不下知制誥不同他官耳或以他官充翰林學士却須下知制誥何者制誥是中書所掌翰林不當主之近代宰臣節帥除拜出自宸衷不欲預聞于外故以隔日宰臣百官出後密召翰林學士懷具員冊入禁闥上前議定是夕草制謂之内制中夜進入五更降出以麻紙大書之一行

只可三字謂之白麻何者緣黃紙始自唐高宗朝已來只是中書出勑得使之所以內制用麻紙翌日乃以繡幞薀於箱中置於案上謂之麻案臺於御座左右候進呈事退即降麻而宣之訖送中書出勑寫官告勑紙廣幅與常紙不同年月日先後署執政參政宰相銜署字後方接次列以使相銜不押字亦不控斷行其官告却只下直日知制誥官名宣奉行更不下元揆麻詞翰林學士名銜緣翰林學士無例於中書行詞故也然後遂

中上事書日於閤門受告勑後始赴上若使相即中書正宰相送上至中書都堂正宰相坐東位使相看幾員列坐西位訖然後逐位就牙牀小案子上判案三道仍側坐拽一脚候幾員各判案訖正宰相退然後看使相是幾員並正面並坐受賀其參政於中書都堂無位其宰臣官告用五色金花羅紙寫犀軸頭一如太君官告樣此事庶僚多不知因而記之

錢塘武肅王不識文字然凡所言皆可律下忽一日雜

役兵士於公署壁題之曰無了期無了期營基纔了又
倉基由是部轄者皆怒王見而謂曰不必怒命羅隱從
事續書之曰無了期無了期春衣纔了又冬衣卒伍見
之於是怡然力役不復怨咨又言武肅王左右筭術醫
流無非名士有葉簡李咸者占筮武肅忽一日非常旋
風南來遶案而轉召葉簡問之曰無妨事此是淮南楊
渥已薨但早遣弔祭使去王曰生辰使方去未知端的
豈可便申弔祭簡曰不然此是必然之理但速發使往

彼若問如何得知但云貴國動靜當道皆預知之貴令知本國有人泊依而遣之生辰使先一日到楊渥已薨次日弔祭使至由是楊氏左右皆大驚伏其先見先是楊渥欲興兵取錢塘密遣人往聽鼓角聽者回告楊氏曰錢塘鼓角子子孫孫土爵不絕不可輕動

楊文公談苑 黄鑑

故翰林楊文公大年在眞宗朝掌内外制有重名為天下學者所伏文辭之外其博物殫見又過人遠甚故當時與其遊者輙獲異奇説門生故人往往削藏去以為談助江夏黄鑑唐卿者文公之里人有俊才為公奬重幼在外舍建白成立故唐卿所纂比諸公為多但雜抄旁記交錯無次序好事者相與名曰談藪余因為掇去重複分為二十一目勒成一十五卷輙改題曰楊公談

苑中書後閣宋庠序

王彥超

太祖微時常遊鳳翔從王彥超超遺十千遣之後即位悉徵藩侯入覲苑中縱酒為樂諸帥競論疇昔功勲惟彥超獨言久忝藩寄無功能可紀願納符節入備宿衛上喜曰前朝異世事安足論彥超之言是也後從容諭彥超曰卿當日不留我何也對曰蹄涔之水安可以延安神龍萬一留止又豈有今日之事帝王受命非細事

也上益喜謂曰復遣卿還鎮一意以為報餘諸帥悉歸班

錢若水

錢若水為學士一日太宗自作祝辭久而不成令左右持入翰林中命即草之若水對使者撰成其首自云上帝之休惟耿躬是荷下民之命乃明神所司上喜曰朕閣筆思之久矣不能措辭尤激賞其才美

勅字

千字文題云勑員外郎散騎侍郎周興嗣次韻勑字乃梁字傳寫誤爾當時帝王命令尚未稱勑至唐顯慶中始云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稱勑勑之名始定於此

白氏六帖

人言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缾數千各題門目作七層架列置齋中命諸生采集其事類投缾倒取之抄録成書故其所記時代多無次序

砌臺即今㩗臺也王侯家多作砌臺以為林觀之景唐

張仲素詩云寫望臨香閣登髙下砌臺林間見青使意上賜錢來即知唐末有之太祖時胡都尉家其子曰承俗幼時其父戲補砌臺使

銅碑記

梁沙門寶誌銅碑記多識未來事云有眞人在冀州閑口張弓左右邊子子孫孫萬萬年江南中主名其子曰弘冀吳越錢鏐諸子皆連弘字期以應之而宣祖諱正當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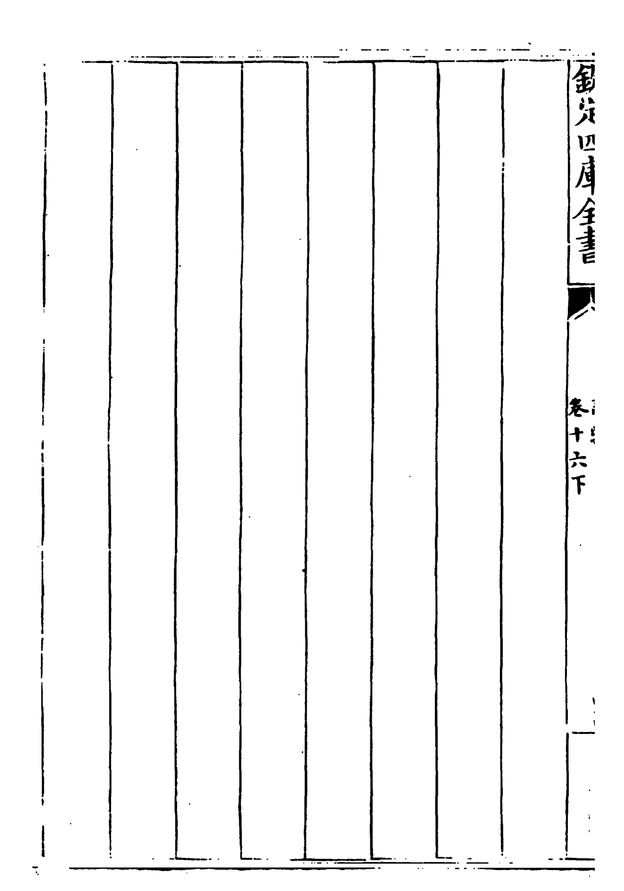
麻胡

馮暉為靈武節度使有威名羌人畏服號麻胡以其面有黶子也

學士草文

學士之職所草文辭名目浸廣拜免公王將相妃主曰制賜恩宥曰赦書曰德音處公事曰勅榜文號令曰御札賜五品官以上曰詔六品以下曰勅書批勅羣臣表奏曰批荅賜外國曰蕃書道曰青詞釋門曰齋文閨教

坊宴會曰白語土木興建曰上梁文宣勞賜曰口宣此外更有祝文祭文諸王布政榜號簿隊曰讃佛文疏語復有别受詔旨作銘碑墓誌樂章奏議之屬此外章表歌頌應制之作舊說唐朝宫中常於學士取眼兒歌偽學士作桃花文孟昶學士辛寅遜題桃符云新年納餘慶佳節號長春是也



欒城遺言

蘇籀

公言春秋時先王之澤未遠士君子重義理持節操其處死生之際卓然凛然非後世之士所及益三代之遺民也當時達者語三代遺事甚多今捨此無以考證

公為籀講老子數篇曰高於孟子二三等矣

公言伊周以道德深妙得之管葛房杜姚宋以才智高偉得之皆不可窺測

公解孟子二十餘章讀至浩然之氣一段顧籀曰五百

年無此作矣

公言仲尼春秋或是令丘明作傳以相發明

公常云在朝所見朝廷遺老數人而已如歐陽公永叔張公安道皆一世偉人蘇子容劉貢父博學強識亦可以名世予幸獲與之周旋聽其誦說放失舊聞多得其詳實其於天下事古今得失折衷典據甚多東坡與貢父會語及不獲已之事貢父曰充類至義之盡也東坡曰貢父乃善讀孟子歟

公試進士河南府問三代以禮樂為治本刑政為末後世反之而不言禮樂之效與刑政之敝其相去甚遠然較其治亂盛衰漢文帝唐太宗海内安樂雖三代不能加令祖宗法令修明求之前世未有治安若今之久者然而禮樂不如三代世之治安不在禮樂歟河南士人皆不能喻此意司馬溫公問如此發策亦自有說乎公曰安敢無説溫公默然既而見文定文定曰策題國論也葢元豐間流俗多主介甫説而非議祖宗法制也

公言歐陽文忠公讀書五行俱下吾甞見之但近覷耳若遠視何可當

公曰吾為春秋集傳乃平生事業

公年十六為夏商周論今見於古史年二十作詩傳公言先曾祖晚歲讀易玩其爻象得其剛柔遠近喜怒逆順之情以觀其詞皆迎刃而解作易傳未完疾革命二公述其志東坡受命卒以成書初二公少年皆讀易為之解說各仕他邦既而東坡獨得文王伏羲超然之旨

公乃送所解予坡今蒙卦獨是公解

公少年與坡公治春秋公嘗作論明聖人喜怒好惡譏

公穀以日月土地為訓其說固自得之元祐間後進如

張大亨嘉父亦攻此學大亨以問坡坡荅書云春秋儒

者本務然此書有妙用學者罕能領會多求之繩約中

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惟丘明識其用終

不肯盡談微見端兆欲使學者自求之故僕以為難未

敢輕論也

公自熈寧謫高安覽諸家之説為集傳十二卷紹聖初再謫南方至元符三易地最後卜居龍川白雲橋集傳乃成歎曰此千載絶學也既而俾坡公觀之以為古人所未至

公言東坡律詩最忌屬對偏枯不容一句不善者古詩用韻必須偶數

公曰吾莫年於義理無所不通悟孔子一以貫之者

東坡幼年作却鼠刀銘公作缸硯賦曾祖稱之命佳紙修

寫裝飾釘於所居壁上

公曰子瞻之文奇予文但穩耳

公曰吾讀楚辭以為除書

公在諫垣論蜀茶祖宗朝量收稅李杞劉佑蒲宗閔取息初輕後益重立法愈峻李稷始議極力掊取民間遂困稷引陸師閔共事額至一百萬貫陸師閔又乞額外以百萬貫為獻成都置都茶場公條陳五害乞放榷法令民自作交易但收稅錢不出長引止令所在場務據

數抽買博馬茶勿失武備而已言師閔百端凌虐細民除茶遞官吏養兵所費所收錢七八十萬貫蜀人泣血無所控告公講畫纖悉曲折利害昭炳時小呂申公當軸歎曰只謂蘇子由儒學不知吏事精詳至於如此公論役法尤為詳盡識者韙之公曰李德裕謫崖州著窮愁志言牛僧孺將圖不軌不意老臣為此言也

張十二病後詩一卷頗得陶元亮體然余觀古人為文各自用其才耳若用心專摹倣一人捨已徇人未必貴

也

張十二之文波瀾有餘而出入整理骨格不足秦七波瀾不及張而出入勁健簡捷過之要知二人後來文士之冠冕也

元祐間公及蘇子容劉貢父同在省中二人各云其輩少年所讀書老而遺忘公亦云然貢父云觀君為文强記甚敏公辭焉二人皆曰某等自少記憶書籍不免抄節而後稍不忘觀君家昆仲未嘗抄節而下筆引據精

切乃眞記得者也

賈誼宋玉賦皆天成自然張華鷦鷯賦亦佳妙

子瞻諸文皆有奇氣至赤壁賦髣髴屈原宋玉之作漢唐諸公皆莫及也

公曰余少年苦不達為文之節度讀上林賦如觀君子佩玉冠冕還折揖讓音吐皆中規矩終日威儀無不可觀

公曰余少作文要使心如旋牀大事大圓成小事小圓

轉每句如珠圓

公曰凡為詩文不必多古人無許多也

公曰余黄樓賦學兩都也晚年來不作此工夫之文貢父嘗謂公所為訓詞曰君所作强於令兄

公曰申包胥哭秦庭一章子瞻誦之得為文之法

公曰范蜀公少年儀矩任真為文善腹藁作賦場屋中默坐至日晏無一語及下筆頃刻而就同試者笑之范公遂魁成都

公曰莊周養生一篇誦之如龍行空爪趾鱗翼所及皆
自合規矩可謂奇文

唐儲光羲詩髙處似陶淵明平處似王摩詰

歐公碑版今世第一集中怪竹辯乃甚無謂非所以示
後世

唐皇甫湜論朝廷文字以燕許為宗文奇則怪矣

公曰李方叔文似唐蕭李所以可喜韓駒詩似儲光羲

程正叔引論語云南郊行事迴不當哭溫公公曰古人

但云哭則不歌不曰歌則不哭葢朋友之故何可預期

公曰讀書須學為文餘事作詩人耳

公曰讀書百遍經義自見

族兄在廷問公學文如何曰前輩但看多做多而已

區以别矣如瓜芋之區自反而縮如王祭不供無以縮酒

公曰去陳言初學者事也

公讀一江西臨川前輩集曰胡為竊王介甫之說以為已說

公言呂吉甫王子韶皆解三經并字說介甫專行其說
兩人所作皆廢弗用王呂由此矛盾

公曰丈貴有謂予少年聞人唱三臺今尚記得云云其
詞至鄙俚而傳者有謂也

公讀由余事曰女樂敗人可以為戒

公聞以螺鈿作茶器者凡事要敦簡素不然天罰

公曰漢武帝所得人才皆鷹犬馳驅之才非以道致君
者也

公曰以伍員比管仲猶鷹隼與鳳鸞

王介甫用事富鄭公罷政過南京謂張文定公曰不料其如此亦嘗薦之文定操南音謂公曰富七獨不慙惶乎公問吾丈待之如何文定曰甚則不然初見其讀書亦頗有意於彼既而同在試院見其議論乖僻自此踈之

黄魯直盛稱梅聖俞詩不容口公曰梅詩不逮君魯直甚喜

鼂無咎作東臯記公見之曰古人之文也

姪孫元老呈所為文一卷公曰似曽子固少年時文

陳恬題襄城北極觀鐵脚道人詩詩似退之

公大稱任象先之文以為過其父德翁

徐蒙獻書公曰甚佳但波瀾不及李方叔

公每語籀云聞吾言當記之勿忘吾死無人為汝言此矣

公曰莊周多是破執言至道無如五千文

公言班固諸敘可以為作文法式

公曰六郎作詩髣髴追前人畫墨竹過李康年遠矣

或問公陳瑩中公曰英俊人也但喜用字說尚智

公曰李太白詩過人其平生所享如浮花浪蘂其詩云

羅幃卷舒似有人開明月直入無心可猜不可及

公觧詩時年未二十初出魚藻兎罝等說曾祖編扎以為先

儒所未喻作夏商周論纔年十有六古人所未到

公讀新經義曰乾纏了濕纏做殺也不好謂介甫曰色

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乃仲尼所謂聞者也

公曰唐士大夫少知道知道惟李習之白樂天喜復性書三篇嘗寫入漸偈于屏風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坡公以為陰陽未交公以坡公所說為未允公曰陰陽未交元氣也非道也政如云一龍一蛇之謂道也謂之龍亦可謂之蛇亦可

公曰張文定死而復蘇自言所見地位清高又曰吾得不做宰相氣力

公論唐人開元燕許云文氣不振倔强其間自韓退之一變復古追還西漢之舊然在許昌覿唐文粹稱其碑頌往往愛張蘇之作又覽唐皇甫湜持正諭業云所譽燕許文極當文奇則涉怪施之朝廷不須怪也葢亦取燕許

公中歲歸自江南過宋聞鐵龜山人善術數邀至舟中問休咎云此去十年如飛騰升進前十年流落已過然尚有十年流落也後皆如其言

曾祖母蜀國太夫人夢蛟龍伸臂而生公王子年拾遺記孔子當生之夜二蒼龍亘天而下來附徵在之房誠吉兆也

籀年十有四侍先祖頽昌首尾九年未嘗暫去侍側見公終日燕坐之餘或看書籍而已世俗藥餌玩好公漠然忘懷一日因為籀講莊子二三段訖公曰顏子簞瓢陋巷我是謂矣所聞可追記者若干語傳諸筆墨以示子孫

公令籀作詩文五六年後忽謂籀曰汝學來學去透漏

矣嘗與文氏家姑言之亦如此

公謂籀曰蘇瓌訓頲常令衣青布襦伏於床下出其頸受榎楚汝今懶惰可乎

馬公知節詩草一卷公跋云馬公子元臨事敢為立朝敢言以將家子得讀書之助作詩葢其餘事耳蚤知成都以抑强扶弱為蜀人所喜然酷嗜圖畫能第其高下成都多古畫壁每至其下或終日不轉足蜀中有高士孫知微以畫得名然實非畫師也公欲見之而不可得

知微與壽寧院僧相善嘗於其閣上畫惠遠送陸道士藥山見李習之一壁僧容以告公公徑往從之知微不得已擲筆而下不復終畫公不一為忤禮之益厚知微亦愧其意作蜀江出山圖俟其罷去追至劒門贈之葢公之喜士如此陽翟李君方叔公之外玄孫也以此詩相示因記所聞於後辛巳季春丙寅眉山蘇轍子由題

李名豸

頴昌太祖書閣有厨三隻春秋說一軸解注以公穀左

氏其復卷末後題丙申嘉祐元年冬寓居興國浴室東
坐第二位讀三傳次年夏辰時坡公書名押字少年親
書此卷壓積蠹簡中未嘗開緘𥳑偶開之一一對擬今
黄門春秋集傳悉皆有指定之説想爾時與坡公同學
潛心稽考老而著述大成遺書具在當以黄門集傳為
證據坡公晚嵗謂春秋傳皆古人未至故附記之於斯
大悲圜通閣記公偶為東坡作坡云好個意思欲别作
而卒用公所著和陶詩擬古九首亦坡代公作

范淳父雒中問公求論題公以莊子孝未足以言至仁令范作范論詆斥莊子公曰曾閔匹夫之行堯舜仁及四海

公云王介甫解佛經三昧之語用字説示關西僧法秀秀曰相公文章村和尚不會介甫悻然又問如何秀曰梵語三昧此云正定相公用華言解之誤也公謂坐客曰字説穿鑿儒書亦如佛書矣

公與關西文長老相善公晚年自政府謫官筠州既而

復謫雷州威命甚峻時文老特來唁公留宿所寓宅中公被命即登轎出郭外文老亦相隨去歎曰克文處之尚恐不能公眞大過人者

東坡病歿于晉陵伯達叔仲歸許昌生事蕭然公篤愛天倫曩歲別業在浚都鬻之九千數百緡悉以助焉囑勿輕用時公方降三官謫籍奪俸

公言呂微仲性闇邊事河事皆乖戾故子孫不遠

公言易云精義入神以致用不是要說脫空

崇寧丙戌十一月八日四鼓夢中及古菖蒲詩云一人得飽滿餘人皆不悅之句王介甫在側借觀示之赧然有愧恨之色

公言場屋之敝曰昔南省賦題官韻於字舉子程文云何以加於其文中選後詩韻有同者或曰何以更加於大抵場屋多此類也

公言張文潛詩云龍驚漢武英雄射山笑秦王爛漫遊晚節作詩似稍失其精處

公蚤歲教授宛丘或者屢以房中術自鬻於前公曰此必晚損止傳其養氣嗇神之法

公言近世學問濡染陳俗却人雖善士亦或不免葢不應鄉舉無以干祿但當謹擇師友湔洗之也

公讀易謂人曰有合討論處甚多但來理會貓輩弱齡駑怯憚公嚴峻不敢發問令悔之無及

東坡遺文流傳海内中庸論上中下篇墓碑云公少年讀莊子太息曰吾昔有見於中口不能言今見莊子得

吾心矣乃出中庸論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今後集
不載此三論誠為闕典
公講論語至畏大人曰如文潞公亦須是加敬所言信
重之
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東坡有人法兼用之説公以
為勑令不可不具二公之論不同坡外集有策題一首
乃此意
公云晉史唐賢房杜輩所作議論可據籀思之本朝新

唐書歐宋諸公一代賢傑所作以文字浩博人不能該覽惜哉必有篤於此學者

公語韓子蒼云學者觀儒書至於佛書亦可多讀知其器能也

公妙齡舉方聞見在朝兩制諸公書云其學出於孟子而不可誣也有解說二十四章老年作詩云近存八十一章注從道老聃門下人蓋老而所造益妙録録者莫測矣

公悟悅禪定門人有以漁家傲祝生日及濟川者以非其志也乃賡和之七十餘年眞一夢朝來壽斝兒孫奉憂患已空無復痛心不動此間自有千鈞重蚤歲文章供世用中年禪味疑天縱石塔成時無一縫誰與共人間天上隨他送

箴眼醫王彥若在張文定公門下坡公於文定坐上贈之詩引喻證據博辯詳切高深後學讀之茫然坡公敏於著述如此先祖屢云

坡撰富公碑以擬寇公公稍不甚然之作德威堂銘居士集敘公極賞慨其文咨嗟不已

公頫昌牡丹時多作詩前後數四有共傳青帝開金屋欲遣姚黄比玉眞之句又曰造物不違遺老意一枝頗似雒人家稱道雒家殷勤不已敬想富鄭公文潞公司馬溫公范忠宣公皆看花者德偉人也風流追憶不逮後生茫然耳先祖蓋歎前哲云或曰嵇康廣陵散亦歎也

東坡求龍井辯才師塔碑於黄門書云兄自覺談佛不

如弟今此文見欒城後集又天竺海月塔碑以坡與之游故銘云我不識師面知其心中事儒者談佛爲坡公所取因火失其書翰

公言秦火後漢叔孫通賈誼董仲舒諸人以詩書禮樂彌縫其闕西漢之文後世莫能髣髴今朝廷求魁偉之才黜謬妄之學可以追兩漢之餘漸復三代之故後學當體此說

說郛卷十六下